

## 浴室受困記

浴室門鎖壞了很久，先前只要多使一點力就能撬開。但今天就是打不開。踮起腳尖拉高身子，把全身重心壓在手部下的門鎖，但那門鎖就像頑固的烏龜硬殼，一點伸縮或動彈的跡象也沒有。難道外頭有人惡作劇將它反鎖？可是我進浴室以前，已經確定室友出門了。久宅不出的御宅族也有出門的時刻，上學、補習、覓食之類。

浴室門鎖上個禮拜換過，外表是全新的，但內裏卻壞了。房東買到堅實牢固的防盜鎖，一旦故障也會封閉得很徹底。那構造需要精密的鐵絲和特殊的角度撬開它，那難度不禁讓我為鎖匠感到憂心。如果是呼喚消防隊員來，恐怕要驚動整個巷弄，我無法想像那消防車停在窄仄的巷口，所有住戶拿著爆米花和炸雞圍觀的樣子。

我赤裸著身子，全身滴滴答答的，不知是汗還是水滴。鉤子上只掛著小毛巾和一條四角褲，褲子上繪著海闊天空藍白相間的圖案，可憐所謂「自由」的圖騰，只能在這一條四角褲，像是國旗似地瞻仰它了。其實我大可以像電影動漫演的那樣，用身體把門猛然撞開，像是元配帶著徵信社闖入通姦現場似的。但第一，我太瘦了，瘦的像一張 A4 大小的紙，可惜鑽不過門縫。第二，房東是一個對房客苛刻的人，可能因為我撞破門而收取大量修繕費用。

四層樓的男生宿舍，房東住在一樓。所有信件集中寄到房東的郵箱。必須經過他的手和眼，再分發到各個房間。有一次我看到他表情複雜地讀著一張明信片，風景是巴黎鐵塔。後來發現那是某位房客女友從國外寄來，言語充滿了瓊瑤連續劇的甜美口吻。我和房東都一起偷看了那一張明信片，我們都有罪。後來因為不想被房東偷看信件，我到郵局辦了一個私人信箱，乾乾淨淨的，彷彿只經過我的眼和手。

房東常常對水電土木桌椅耗材，用各種理由把修理費歸在房客頭上。我後悔入住時沒有拍照存證，目前我的房間牆壁已經有三個掛勾扯落白漆的痕跡。某些標榜無痕的掛勾其實一點效果也沒有。椅腳大概因為我常抖腳，所以不堪負荷有點搖晃起來，但那搖晃的幅度卻和我的抖腳形成一體，好像是我的肢體之延伸似的。我喜歡那殘缺的椅腳。

這是夏天禮拜日的下午一點，基於節省開銷和保護地球，我不開冷氣，換來的代價就是皮膚熱得泛紅，脖子可以擠出一整條毛巾的汗水。我習慣每到午後沖澡讓自己冷卻冷卻。莫非室友因為掌握我這種消暑的行程，故意埋伏從門外反鎖，給我一點苦頭？有什麼理由讓他這麼做呢？我懷疑起他來。

在這生活緊湊的後現代城市，人與人的距離不復以往鄉村的緊密連結。在小坪窄仄的雅房的格局，室友和我擁有各自獨立的小房間，唯一的交集就是浴室和陽台。如果他想加害我大概就這兩個區域。室友是一個洗澡要超過半小時的男人。彷彿他的真實身分是機器人，必須一個個零件拆下來洗，為了怕任何水侵入某塊積體電路而導致故障。有一次我在便條紙上寫下：「希望你可以注意洗澡時間」

貼在門上，以為是善意提醒。隔天就看到那張便條紙被撕碎丟在公共垃圾桶，上面黏著口香糖。之後我就不敢招惹他了。想要上廁所和刷牙洗臉，一聽到門外有腳步聲，我就先等腳步聲消失之後，再開門。即使狹路相逢冤家路窄，也只是把對方當成空氣。如果要描述他的五官，也像是模糊泛著一層濃霧似的，我竟然不知道自己鄰居長得怎樣。

有一天我在老家公寓的電梯，提著一袋零食。電梯裡站著擔任珠算班老師的鄰居，身上常常穿金戴銀，好彰顯自己是貴婦似的。她冷冷地對我說——那好像是她第一次開口對我講話——「你晚飯吃這個喔？」我沒有回答，只覺得她那恨天高的下巴和輕蔑的眼神，早就有了答案。就算回答：「不是，只是點心」或是「預防颱風的口糧」她也不會盡信。

和老家公寓八層樓的所有住戶，在電梯中相遇時，我只是對他們點頭示意。點頭就是最高限度的交流。後來智慧型手機發明之後，人們的頭就越來越低，我也不例外。畢竟有一個觸碰式螢幕讓我們的頭安穩棲居，再不必擔心眼神要漂泊到哪裡去，不怕尷尬與人四目相交。只要看那亮閃閃的螢幕就夠了。

後來那珠算班老師搬走了，因為家裡遭小偷。整棟樓誰來誰走，誰的丈夫死了留下大筆遺產，誰的前夫偶而發酒瘋拍門要錢，哪個婆婆和兒子信仰分歧爭執——這些母親都能細數家珍似的告訴我。那些街坊八卦就是她光彩輝煌的家珍。我想母親比珠算班老師更富有，那些小型地方生活圈的小故事都是鄰居漫長人生的一段縮影，母親像古董收藏家似地收下它們，而我是她忠實的顧客，聽著那些夾雜人性光明和陰暗的故事，彷彿就擴充了自己微小短缺的生命經驗。

母親到底是個從雞犬相聞鄰里互助的傳統鄉村出身的女兒。都市固然有都市的先進、便利等好處，但某些價值如純樸真誠的人性、單純的互信互助，都在緊湊的步調中被拋在腦後。雖然我告訴母親我羨慕鄉村生活，她只是淡淡地說：「鄉村有鄉村的壞處，例如你離了婚，整村子的人知道了，在背後怎麼嘲笑你，你都曉得。」我知道母親說的是她自己失敗的婚姻。母親辛苦了。

浴室門未開，室友還未歸來，門外連一張紙屑都沒有飄過，現世安穩地。幾經推理之後，我想我不該把室友當作嫌疑犯，畢竟這浴室他遲早要用，他遲早會回來將門打開，我們會伸出亞當與上帝幾乎碰觸的指尖，一陣微微的電殛，我們的關係發生了轉圜。

每當坐在馬桶上時，我都會找尋任何文字來閱讀。最好是一疊報紙，或是一本分行詩集。無奈身處困局，我只能飢渴地從手邊任何物品吸取文字。那一點點文字就像鐘乳石灰洞裡的水滴似的，酸澀且營養。第一個讀的是衛生紙包裝，上面寫著原料和廣告：「像棉花一樣蓬鬆舒適，添加維他命 E 萃取精華」前一句不禁想到美國南北戰爭前，黑人在南方棉花田農場辛勤工作的樣子。後一句則讓我感到現代生化科技的發達，說不定未來還可研發各種營養添加物，讓我更潔身自愛，謹慎用紙。我坐在馬桶上，一點便意也沒有，只是很專心地領悟這兩句的禪意，彷彿俳句似的。

太陽稍稍移位，移到浴室窗戶的正中央，像個偷窺我裸體的怪伯伯似的。我

感到身體一陣燥熱，洗面乳沐浴乳洗髮精潤絲精肥皂鐵盒子，上頭所有文字我都讀過了，從英文日文到中文，我好像把所有可用的水分營養都耗盡似的。我趕緊又沖了一次澡，開始有點焦慮，室友是否今天外宿？房東是否出遠門了？我是不是該敲門大叫，為了自己的一條命，哪怕面子掛不住？

我想哭了。從小我就討厭麻煩別人。寧願自己像一杯無糖綠茶那樣存在感極低，大量人群把我稀釋成「空無」。滿足於不出色、不出聲的邊緣位置。父親常說我膽小，要我像一個男子漢。有時我常常想起和爸爸洗澡的畫面。我們家的浴室像是濃縮版的日本澡堂，在藍色拼布門簾寫著大大的「湯」字。那是工作狂的父親，下班後唯一的心靈棲所。

直到十八歲以前，我們還會一起洗澡。互相擦對方的背，父親回到家往往是疲憊的，他擦我的背總是漫不經心，用毛巾亂抹一遭。但我知道這是少數可以和父親共處的時刻，儘管只是看著他肥肉縱橫的背也好。我想像那背承受了工作多少繁忙瑣碎，而最沉重的，恐怕是我們這一家子吧。他喜歡我像磨刀似地刷著他的背，不禁想到「人為刀俎」這句話。閃過江湖多少明來暗去的刀劍，父親把這座小湯屋當作他的煉劍池，十年磨一劍——他只要一夜，就能把他的精神與力氣，磨利、磨亮。

聽說黑道老大喜歡一邊泡湯，一邊商議保護費或殺手的報酬，而身旁就圍著一排穿西裝戴墨鏡的嘍囉。每當我和父親赤誠相見時，彷彿再假的謊言，也有幾分真切。有天和父親泡湯時，他和我暗示與母親計畫離婚的事。當時我只是笑說別鬧了，但幾次之後我漸漸不敢回應他的話題。只是靜靜聽他從法、理、情三方面客觀分析現代婚姻制度等等。

那天我十八歲，也是最後一次和父親泡湯了。看父親果斷地起身，自己把身子擦乾了，我聽著吹風機轟轟的聲音，那聲音好像遠行的飛機從我頭頂飛過似的。我看見水瓢水盆留下父親的一點油脂和污垢，那已經看了許多年了，並不覺得骯髒，甚至想到濟公活佛藏藏往身體搓揉出的一顆仙丹。可是我知道父親是沒有這樣靈藥的。十八歲，一個分水嶺從這座湯屋劃出來，父親要搬出去住，戶口名簿上少了一個成員，我少了一個監護人。

「以後你就代替我好好照顧媽媽吧。」父親和母親辦完離婚手續後一起回到家，他離開的眼神，彷彿是這樣說的。至於母親，我看她笑臉盈盈地拿著睡衣胸罩內褲到浴室沖澡，好像要經過一番淨化儀式才能徹底再生似的。那時我看她結束婚姻興高采烈的樣子，覺得很悲哀。我想到小時候洗完頭，耳窩子的洗髮精泡沫沒沖乾淨，母親大發雷霆壓著我的頭沖水，罵我白癡……

那天我是想跟著父親走吧？我不知道。在浴室裡把水聲開到最大，蓋住哭聲。我永遠記得那十八歲驟失一切的哭聲。蓮蓬頭像流出一道萬丈瀑布似地敲打我的腦勺與肩膀。之後每到出現人生岔口，我就會用淋浴的方式，彷彿苦行僧般在滔滔的水柱下，讓自己冷靜。直到思考的純淨程度不受任何水聲干擾。人其實可以用意識把水聲關閉，就像嬰兒之於羊水。嬰兒與子宮中的雜訊和波動，可以和平安穩地共存。

我沒有戴錶，不知道在浴室關了多久。問一個自閉兒童為什麼不外向一點，他會回答：「我就在玩密室逃生啊！」我就是這樣的自閉兒童。小時候父母吵架，我躲的就是浴室。人間所有苦難的孩子啊，不是躲棉被、躲衣櫃就是躲床底。我笑他們笨。因為浴室的「玩具」才是最多的。我把母親的高級牛奶沐浴乳擠在浴缸，充氣小鴨和發條企鵝就在牛奶浴中飄盪。我忘了這是我洗過的第三次澡，我知道開門後就會被母親毒打一頓，但我還是必須回到水裡去，彷彿在最原始的羊水盆裡，身體被細緻的脂肪包覆著。你們還沒有把我從產道擠出來，你們是相親相愛的夫妻，你們記得自己有個孩子……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門開了，透入上帝造世的第一道光。接我的不是母親也不是父親。房東和室友將熱暈的我扛到門外，用沾濕的毛巾擦我的額頭。房東大概覺得這一幕災難現場比明信片上的巴黎鐵塔精彩吧。而室友握住我的手，那充滿力道的手，像是要把一切誤會瓦解粉碎似的。我因為羞愧，連謝意都不敢表達，只是想到很久沒有在浴室裡唱歌了。有人可以在浴室完成一首歌的演唱，有擴音絕佳的錄音室音質；而我僅僅是在浴室完成一篇散文，像流浪的難民四處索討食物來源：一切可讀可寫的文字，快樂與悲傷的回憶。